

綱鑑會纂卷之八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

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綱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

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

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

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書法

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何請為自是六年無聞焉光

之心可
知矣

胡致堂曰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光少

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托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
宣壯長與自問問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實
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
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容權怙勢又復五年使
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
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
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
是省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

霍光立昌邑不審而廢之天下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
矣不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矣不待驟

乘而後疑之也光當中宗初立祀稷宗廟既有所主卽宜力辭不許
則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衆庶
之怒光則不然歸政不受肆然而居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昭帝之
初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
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子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
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

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滅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子之大柄也者

鳳凰集
膠東

綱夏四月鳳凰集膠東國名赦勿收田租賦

書法

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風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為之赦亦誣矣

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

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

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

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法有司請謚太子

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帝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綱召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群下痛切也繩

漢初公議凜凜

黃霸獨治之使
用寬和直也

由是谷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

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正長官也數

庭中稱
平

決疑獄庭中稱平

廷尉之中稱其持法輕重適中

綱已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

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

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

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如也

乞與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

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

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徃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

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鑑詔曰孝武皇帝躬

仁義厲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夏侯勝

議群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

諫不宜立廟樂

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詔書不可用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

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

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奏

黃霸獄受尚書

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三者皆舞名

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既久

數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

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

丁南湖曰

程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各被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

讀書耶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具載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爲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目初霍光夫人顯

欲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管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旣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胡致堂曰

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霍光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

戒哉

尹遂昌

霍顯邪謀光祚不聞其事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光始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

然後屏躬待命猶可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

能什一於是丁令

令音零丁令北狄種名

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桓其先東胡也漢初匈奴

奴昌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

烏孫擊其西所殺甚衆其後漢又擊之匈奴愈

弱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穎川

今河南許州

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

今陝西西安府尹官名又正也謂使之正一郡也

穎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簡

鉅音頃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人而不可出簡音同斷竹也如今官受

為鉅簡以按按書

密事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為鉤鉅

鉅致也鉤鉅如鈞鈞之有

附錄

漢宣帝

4

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人其以得事情間里銖兩之奸皆知之長

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

發姦隨伏如神發謂動發之也姦究也隨挑也伏隱也京兆政清吏民稱

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漢治京兆者莫能及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曰自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

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縣音懸書法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弑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

以大將軍光文書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

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致堂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

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宜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夏侯勝誤相字

於前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楊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

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

君前臣名不常

相呼字於君前今誤道君字為相字於宣帝之前見其直率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

嘗朝見而

出外以主上之節道與人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云言布於天下

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

傳之恩

史略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生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飢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定國決獄審慎

綱王子地節元年以子定國為廷尉○目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

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

天下無
冤民

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

問張釋
之于定

廷尉民自以為不冤

史略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鄉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

國為廷
尉何如

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

于公雪
孝婦之

冤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
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

冤

史臣斷曰

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之謂賢臣于君乎反庶獄雪東海孝婦之冤而定國善

繼乎父志是之謂孝子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目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

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易葬具如乘輿制

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家業世世

相傳為疇

胡致堂曰

惟各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

啓之歟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

聖王棄德顯功

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

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

安世國家重臣

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大赦書法

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焉帝之

自欺甚矣

同監

漢宣帝

六

綱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

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今屬山西太原府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

事魏相奏封事密奏章囊封言春秋譏世卿隱公三年尹氏卒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者父死

子繼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為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云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才以

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卒生篡弑故君子疾惡之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

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

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曰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按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

魏相有又因以建白上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

以魏相為給事中

魏相有又因以建白上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

又因以建白上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

事中而相... 魏相... 霍氏之... 死

張兩軒曰說相所有不得為正觀其有許之... 不道也

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 此誠

宰相事也其謀伐何如書有曰今部國守相多不... 此非

早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要殺夫者九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

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罕乎有聞夫政

予是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奇

制何之乎必多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

王鳳洲曰霍氏權如去副封以防壅蔽皆當上必言之宜無不從

必曰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為相其疏云願陛下與平

昌失樂昌從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博訪固矣王莽

何以得攀外家耶相蓋以託重於戚則其說易行推功於衆則其說

必協而不虞后黨專政之可憂豈獨一霍氏哉

漢書 帝興下問閣知民事之難 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

宣帝厲精為治

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

同監 卷八 漢宣帝

七

親問刺
史守相

太守吏
民之本

漢世良
吏為盛

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終不

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史

漢之官名帝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唐改太守今因之守相謂郡守及諸侯王相也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

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勸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選用蒙賞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是故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

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又曰

高惠
文景之
循吏與
宣帝之
循吏果
孰為盛
歟

問宣帝
綜核名
實王成
何以得
偽增蒙

核名實信賞必罰錄民不者錄民民間知官吏之貴而不

朱潛溪曰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裁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儒者

長也乃特見於賞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所遺者不
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
首任之者乃在偽增戶口之王成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鑑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

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來並去聲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古去聲脫

業曰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賜爵但賜其爵秩中二千石

也漢制九卿之上秩一歲滿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

問郡國上計上計者奉上戶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

成偽自增加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漢宣帝

胡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

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輩蒼蒼上之
之姦術也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節用
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
固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
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而好之以之誇誦太平之心無
知天變實彰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
益隆虛則損自
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溪曰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若禱所謂人服

受人欺處不
害他大體也

綱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

貽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又為士郎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

嘗之后挾毒不得行